

从朋友家出来,路过一个菜市场,看见水产摊前的鲫鱼摆得活泛,银闪闪的鳞在阳光下晃得耀眼——煮一道鲫鱼豆腐汤应该很美味。于是,我挑了一条看起来最精神的鲫鱼,还特意从车上拿下来一个小桶,装了小半桶水。“别放桶里,就放塑料袋里拎回去,保准到家还蹦跶。”卖鱼的老婆婆说。

不必满桶水

尔摆下尾巴,幅度轻得像一片叶子在动。这时候我才慢慢琢磨透老婆婆的话:鱼的呼吸全靠鳃,只要鳃保持湿润,它就能从空气里吸氧,塑料袋松松垮垮的,刚好够空气流通。反观小水桶,浅浅一层水看着安全,可水里的氧气就那么点,鱼在里面急得扑腾,耗氧更快。想起以前用桶装鱼,总在半路就看见鱼肚翻白,那时只当是路太远,原来竟是自己好心办了坏事。



世事观察

老婆婆边说边把鱼放进厚实的塑料袋,松松打了个结,递给我。我半信半疑,拎着塑料袋上了车。鱼在里面偶尔

拐过最后一个弯,那片金黄就扑面而来,并非徐徐铺展,而是决绝地、汹涌地把满目风景都染成流淌的熔金。不知道是谁先喊起来的,“看!”声音里透着许久未有的兴奋。田埂很窄,泥土在脚下微微下陷,深秋的阳光斜切下来,给每一根稻穗都镀上光晕。闺蜜们散落在稻浪里,裙裾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快门的轻响此起彼伏。我的手指掠过稻穗,它们沉甸甸地垂着,这种谦卑的姿态,不知怎么就让人心头一颤。

记忆就在此时造访。又是稻浪翻滚的季节,母亲把镰刀交给我。那时的阳光是火辣的,稻穗是带芒的,弯腰,揽过一把稻子,镰刀贴着地一拉——“唰”。

稻叶的边缘利如刀片,我的手臂上布满红痕,细细密密地排列着,汗水滴下来,腌得火辣辣地疼。最难熬的是腰,酸胀难耐。但母亲一直在前头,她的背弯成一张饱满的弓,在稻田里缓缓移动。歌响的时候,我们坐在田埂的树荫底下,母亲把馒头掰开,把大的那块给我。

眼前的稻浪在风里翻滚,闺蜜们还在找最佳的拍摄角度。夕阳开始往稻田上涂抹橘色的光,该回去了。车子开动的时候,谁都没有说话。我们来了又走,带走了光影,留下脚印。而这块土地,年复一年孕育着生命的地方,它什么也不说,只是到了秋天风起的时候,再次捧出满野的谦卑。

那金黄的,哪只是稻穗,分明是无数个弯腰的身影,在天际间写下的最朴素的诗行。稻浪低眉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用尽一生,不过是要学会在丰盛时低头,在贫瘠时扎根。

(摘自《工人日报》袁家莉/文)

后来才知道,渔民早摸透了这个理。就像福建的弓鱼术,渔民用草绳把大鱼的头尾捆成一张弓,不让他乱蹦消耗体力,再往鳃上淋点水保持湿润,这样鱼能安安稳稳活上一天,运到远地方也新鲜。这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与其给多余的水,不如守住最关键的湿润,再让鱼省着点力气。

到家把鱼放进盆里,它果然又活蹦乱跳起来。原来世间不少事都这样,我们以为的周全,未必抵得过顺应天性的简单。(摘自《扬子晚报》张君燕/文)

母亲是我们家唯一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有退休金,日常生活的开销都需要我们子女来承担。但我们都一致认为,她对家庭的贡献是最大的——年近八旬的她身体硬朗,生活完全能够自理,从不需要我们操心她的日常起居。母亲还特别通情达理,但凡自己能解决的事,从来不会麻烦我们。

她是我们全家的精神支柱,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毫无后顾之忧。这种无形的支持,是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宝贵财富。(摘自《今晚报》夏生荷/文)

(摘自《今晚报》夏生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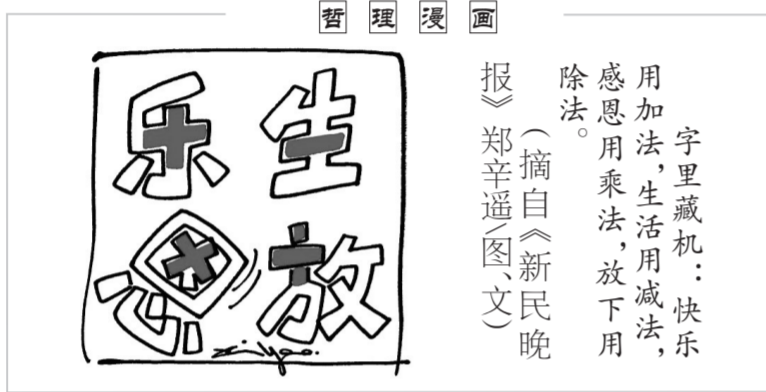
无价之宝

滴水藏海

生活给我一拳,但我出的是布。——面对重击,我们不妨温柔

回应。真正能给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储备、坚实的经济基础、持续的情绪稳定、可控的生活节奏,和那个打不败的自己。

——蔡崇达 (选自《读者》)



哲理漫画

报》(摘自《新民晚报》郑辛遥图文)

有个朋友向我抱怨,随着微信朋友越来越多,给他点赞的人却越来越少。有时候兴冲冲发了个九宫格,半天过去朋友圈静悄悄。我说,理解,你钓过鱼吗?他说,他不点赞,是因为我不钓鱼吗?我说,不是。我是说,我钓过鱼,作为钓鱼佬,能完全理解你的寂寞。

钓鱼高手之所以能钓上鱼,是因为他们善于分析鱼情。要成为朋友圈达人,也得分析点赞心理学。比如,固定给你点赞的人,铁定是你的兄弟。一段时间给你点赞的人,是他仰慕或者有求于你。等他觉得已经高于你或者需求

哪怕无人点赞

过期,就不会再点了。偶尔给你点赞的人,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你刚刚给他点过,他在还礼。还有的人注定不会给你点赞,但这些人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事到如今,“分析”没有用。钓鱼界普遍反映,鱼是越来越难钓了。究其原因,是河里没有多少鱼了。至于朋友圈点赞越来越少,根本原因在于,大家连朋友圈都不愿意发了,何况点赞。曾几何时,朋友圈推文繁荣,朋友圈点赞热情高涨,欣欣向荣。而现在,一片零落,偶尔的分享与

冬日休养,学会自我调整

单看外表往往难以看透,看似强壮的或许实则虚浮,而看似柔弱的反倒藏着韧性。譬如竹子,从不会硬抗外力,而是以弯曲卸力,故而“未闻有折断者”;又如含羞草,叶片一碰便闭合下垂,模样娇小脆弱,关键时刻却能劝退胆小的草食动物,或是让昆虫无从落脚。大自然的造物之法,着实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冬日的田野渐入休养生息之态,鸟群栖息在荒田或林间,静静积蓄着力量。万物循四时交替,四季皆有轮回。回首间,世间万物也已顺次进入“养”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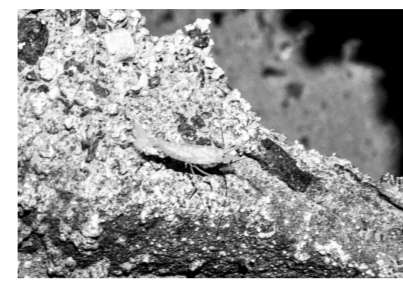
(摘自《广州日报》杨绍精/文)

柳州“网红村”:有个神秘地下世界

广西柳州市融安县铜板屯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它位于喀斯特峰丛洼地,四面环山,海拔较高,常年平均气温比山外气温低3℃以上,有着“桃花源”般的幽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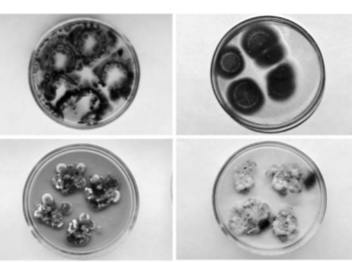
这样的地形地貌,形成水流垂向流动,在屯里的谷底,冲蚀形成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当地人称为“大岩洞”。该洞穴常年流水潺潺,水质清冽,成为屯里的饮用水来源。进入溶洞,怪石嶙峋、洞道幽深,仿佛置身地下城堡,其深度、大小和走向一直是个体谜,村民和探险队多次探寻都无功而返。

12月4日至6日,在融安县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广



在切尔诺贝利四号机组中发现的培养物

切尔诺贝利的黑色真菌会“吃辐射”



在切尔诺贝利四号机组中发现的培养物

多年来,科学家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废墟深处发现一种神秘黑色真菌,它可能“以辐射为食”。1997年,乌克兰微生物学家奈莉·日丹诺娃在反应堆废墟中,发现黑色霉菌在不适宜生命生存之处“安家落户”,还主动向辐射源蔓延,她将这种现象称为“向辐射性”。

科学家怀疑这和霉菌富含黑色素有关。黑色素是让我们人类拥有不同肤色和发色的物质,也是这些切尔诺贝利霉菌呈现黑色的原因。2007年,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团队发现,黑色素化真菌在放射性环境中生长更快,提出“辐射合成”理论,认为真菌利用辐射能量驱动新陈代谢,这种机制类似于植物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但要强大得多。不过该理论尚未被证实其确切机制。

为了验证这种真菌在太空环境下的表现,2018年12月,研究人员将“球孢枝孢霉”样本送往国际空间站,发现其生长速度比地球对照组快1.21倍,且能阻挡辐射,防护功效随生长而增加。

切尔诺贝利黑色真菌为太空探索提供了新思路,若用它培育家具和墙壁,能降低发射载重成本,形成自我再生屏障,保护宇航员。科学家对利用天然色素进行辐射防护兴趣浓厚,生命能适应辐射污染环境,展现出强大韧性。

(据红星新闻12.3)

家猫传入中国和丝绸之路有关

如今,家猫是许多人生活中常见的陪伴者,但我国最早与人类共居的“喵星人”可能并非家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罗述金课题组与合作团队对古DNA研究发现,豹猫自仰韶文化时期至东汉末年与人类共栖长达3500年,家猫直到唐代前后才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中国最早的猫科动物考古证据来自陕西泉护村遗址,一具猫类骨骼曾被认为可能是早期家猫,后被确认是豹猫。家猫何时传入中国,此前一直是未解之谜。

研究团队采集分析了来自人居环境,时间跨度超过5000年的22份跨小型猫科动物骨骼样本,结果发

现,其中1份为亚洲野猫,7份为豹猫,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东汉末年,揭示了豹猫与人类3500多年的密切关系。

另外14份样本被鉴定为家猫,均来自唐代及以后。中国最早的家猫遗骸出土于陕西靖边统万城遗址唐代遗存,距今约1200年。基因组表型复原显示其特征独特。结合文献与考古图像,家猫传入中国可能在唐代前后。

基因组分析还确定了家猫传入路线,中国唐时期的家猫与哈萨克斯坦、近东黎凡特地区的猫遗传关系紧密,表明家猫很可能经丝绸之路自地中海东岸途经中亚传入中国。

(据光明网12.5 魏梦佳/文)

钱塘江畔现“版画森林”



12月7日,在浙江省海宁市的钱塘江畔,鳞次栉比的潮汐树宛如精心雕琢的“版画森林”。

从高空俯瞰,这些由潮汐自然塑造的沉积地貌形态万千:有的枝干分明、脉络清晰,

南部非洲智人曾半隔离生活数十万年

南非乌普萨拉大学和约翰内斯堡大学的团队近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分析了28名生活在10200年前至150年前南部非洲个体的基因组,证实南部非洲有一群智人在半隔离状态下生活了数十万年。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非洲古代DNA研究。

研究人员将南非石器时代人群的基因组与世界其他地区现代及史前人群的基因

组对比,发现南非的石器时代人群在基因上至少分离了20万年,直到约1400年前,才有来自东非和西非个体的基因流入。

大部分被分析的人类遗骸在南非南海岸马特耶斯河岩石庇护所发现。团队鉴定出79个改变基因功能的DNA变异,这些变异都是智人独有的,与尼安德特人等其他古人类及黑猩猩、大猩猩的不同。

(摘自《科技日报》12.8 张梦然/文)

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能在63摄氏度下存活的单细胞变形虫——Incen-diamoeba cascadenis(来自喀斯喀特的火变形虫),创造了真核生物耐热新纪录。

这种变形虫能够在足以杀死所有其他已知复杂生命的高温下茁壮成长,复杂生命通常指细胞内含有细胞核和内部结构的生物体。这一发现挑战了以往的观点,即包括所有动植物在内的真核生物无法适应细菌和其他无细胞核生物所能耐受的极端条件。

美国雪城大学的科学家在美国加州北部喀斯喀特山脉拉森火山国家公园一条pH值中性的“热溪流”中发现了它。最初在显微镜下观察溪流水样时,他们以为没有生命迹象,培养后却发现一种变形虫能在57摄氏度下生长。逐步提高温度后,它突破了此前真核生物60摄氏度的耐热纪录,63摄氏度仍能分裂繁殖,64摄氏度能活动,即使在70摄氏度的高温下,这种细胞也能形成休眠的“包裹”,并在温度降低后重新激活。

相比之下,古菌Methanopyrus kandleri耐热达122摄氏度,人类等哺乳动物细胞耐热上限约43摄氏度。这一发现凸显了搜寻新生物的重大意义,也为探索地外生命和生物技术提供了新线索。

(摘自《中国科学报》12.4)

单细胞变形虫打破真核生物耐热纪录